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 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于 任

有些人說：国民党現在又分离出去一个右派，这是党里左派分子的操切，这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革命的不幸。这个意見是不对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在今日应有这个分裂。这是一种必然的現象。我們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是知道这个理由，只要一看近代的时局，只要一看从兴中会到现在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就可以完全明白。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中期欧美日本資產階級反抗封建貴族階級的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資產階級半无产階級无产階級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軍閥买办地主階級的国民革命，性質完全不同。不但如此，辛亥年的革命，与現在的革命，性質也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日本各国資產階級的革命，乃資產階級一階級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貴族；其目的是建設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国家；其所謂自由平等博爱乃当时資產階級用以籠絡欺騙小資產半无产无产階級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其結果是达到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其終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資本帝国主义。現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資產階級半无产階級无产階級这三个階級合作的革命，大資產階級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階級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間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小資產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階級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設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統治的国家；其可号召的民权民生主义并不是某一階級籠絡欺騙某一階級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而是各革命階級一种共同的政治經濟要求，由他們的代表者（孙中山先生）列为他們政党的綱領；其結果是要达到建設各革命民众統治的国家；

其終極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設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張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再看辛亥年的革命与目前的革命不同之点。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應該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黨員还没有看清此点，黃兴章炳麟宋教仁等一班右傾的領袖們只知道国内滿清貴族階級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簡單的“排滿”，党的組織和內容是极其簡單，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組織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階級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压迫階級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階級革命的联合，只有资产階級的国家，没有无产階級的国家，因此中国当时的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现在的局面与辛亥年完全兩样：革命的目标已轉換到国际資本帝国主义；党的組織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因为加入了工农階級分子，同时工农階級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經有了共产党；在国际又突現了一个无产階級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階級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現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坚强的还主張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現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現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筍脱壳，紛紛分裂。我們要完全明白这分裂的原因，还要看本党从兴中会以来本党黨員的社会階級的属性。我們知道領袖农村无产階級向滿清貴族及地主階級作农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孙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淵泉；兴中会的組織，完全是收集游民无产階級的会党；同盟会的組織，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分是內地的会党，另一部分則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內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內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分，乃无产階級（会党）半无产階級（侨工），小资产階級（一部分內地学生）中产階級（留学生及一部分內地学生）这四个階級的集合体。此时領袖中国大地主階級的康有为派保皇党，与領袖中国无产階級半无产階級小资产階級中产階級的孙中山派同盟会，成了对抗。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会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贊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資本見之于实行，結果

解散革命的同盟會，改組不革命的“國民黨”，并合了許多代表小地主階級利益的政團，使小地主階級在國民黨中成了絕對多數的支配者。雖然此時與代表大地主階級的進步黨（進步黨為清末諮議局化身，諮議局乃各省大地主機關，與現今各省省議會之為大地主機關完全一樣）還是立于對抗地位，但革命性幾乎沒有了。孫先生因此大憤，決志改組中華革命黨，毅然提出“革命”二字做了黨的名稱，不惜与小地主階級領袖黃興等分裂，以保持革命的正統。黃興一派小地主領袖們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華革命黨脫離了孫先生之後，另外成立了歐事研究會。不久加以擴張，招引許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學會。我們只要看政學會中人幾乎無一個不是地主階級，即可知道他們何以必須脫離孫先生；何以必須放弄革命；何以漸漸與代表大地主階級由進步黨蛻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視目逆；何以到近年竟組成了聯治派（聯治派乃南方各省地主階級近四年來欲組織而未成形的政黨）擁護趙恒惕陳炯明唐繼堯熊克武把持西南各省的政權以省議會縣議會及團防局的武裝為其工具向農村中自耕農佃農雇農都市中工人學生小商施行極大的壓迫，完全站入反革命地位。中華革命黨改成中國國民黨時，又加入一批中產階級的非革命派，此時而且有一部分代表買辦階級的分子混了進來；他們站在黨的支配地位，孫先生及少數革命派領袖拿了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一月毅然召集第一次黨的全國大會，明白決定擁護工農階級的利益，從工農階級中擴張國民黨的組織，并且容納共產派分子入黨。當去年一月孫先生在廣州長堤亞洲酒店招宴全國大會代表時，茅祖權起持異議，反對容納共產黨分子。孫先生起立作長篇之演說，謂二十年以來，黨員總是阻撓我革命，總是丟掉民生主義。跟隨我的很多，但總是想打他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来革命的，如汪精衛先生一樣的人不出二十個。今日還要阻撓我容納革命的青年！到了第一次全國大會的人，都聽見孫先生的話。然而此舉首先得罪了代表買辦階級的領袖們，馮自由馬素等首先與帝國主義軍閥勾結脫離了國民黨，另外組織同志俱樂部。國民黨左派兩年來在廣東的工作，為了擁護工人的團結與罷工，得罪了帝國主義買辦階級；為了擁護農民的團結與減租，得罪了地主階級；為了保持革命

根据地用严厉手段对付反动派，得罪了帝国主义工具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魏邦平陈炯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又激动了一班新右派，他们已在北京开会，图謀脱离左派领袖的国民党另外組織右派的国民党。惟聞在北京的會議中，代表小地主及华資工商资产阶级的派与代表买办阶级的一派意見不合，前一派有會議未終即离京南下之說。我們觉得这种現象也是必然的。中国現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領袖統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軍閥等大资产阶级組織反革命联合战綫，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領袖，統率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員，小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組織革命联合战綫，站在一边。那些站其中間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銀行家及錢庄主，国貨商，华資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軍閥的压迫使他們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現在的革命，在國內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們对之不免发生恐惧，又怀疑各阶级合作的革命。中国的中产阶级（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別情况的人，可与其余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現在还在夢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夢想国家主义之实现，还在夢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領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夢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設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他們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們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們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这班中产阶级“独立”革命派（小地主出身的最多），現在还在冒了孙先生的牌，說孙先生的“主义”“遺教”是代表了他們。其实孙先生絕非如此。孙先生的主义遺教絕對是为了“救苦”，絕對不是为了“发财”；絕對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絕對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無論将孙先生的主义遺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絕對不能变动。他們介在革命派反革命派之間，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

实沒有这回事。他們疑忌工农階級之兴起，他們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們丟弃了群众，丟弃了帮手，在二十世紀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沒有做成革命的道理。在人数上說，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軍閥等大資產階級至多每四百个人里头有一个（四百分之一）計一百万人。小地主国貨工商业家等中产階級，大約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百分之一）即四百万人。此外的数目都属其余的階級：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等小資產階級約占一万五千万，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員小販等半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約占二万万，产业工人都市苦力雇农游民等完全的无产阶级約占四千五百万。依此分析，則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多少呢？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八·七五。其敌人有多少呢？有一百万，占百分之〇〇·二五。中間派有多少呢？有四百万，占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們可以毫不犹疑的断定：代表中产階級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撓中国的国民革命。他們的分裂，是基于他們的階級性，是基于現在特殊的时局，使他們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为了什么左派的操切。所謂左派（所謂左派，是指国民党的左派，并非指共产党，共产党員在国民党内乃共产派，不是国民党左派）的操切，就是扫平楊刘，扫平郑莫，扫平东江南路北江給了陈炯明邓本殷熊克武以大打击，坚持省港罢工給了英国帝国主义以大打击这些革命的工作，然而这也是基于革命派的階級性，基于現在特殊的时局，不得不奋斗，不得不革命，奋斗和革命乃是他們惟一的出路，并不是什么操切不操切。象这样紧迫的时局，不但无弛緩希望，而且將繼續紧迫。我們料到在不远的将来情况之下，中間派只有兩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万万沒有第三条路。而在現在，他們留在国民党内，实在是汪精卫先生所說的“假革命派”，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为了他們的分出去，为了他們对于革命派（左派）的反动和攻击，革命派將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結。所以我們現在到处可以听得見的口号，几乎都是这样的一句：“全国革命派团結起来”！

原載“政治周报”第四期1926年1月